

乡村未成年人比城市未成年人更喜爱在互联网上结识新对象，留守儿童与亲子关系不和谐的未成年人更愿意通过互联网交友。

村的孩子，课余时间不会去户外摸鱼、钓虾、掏鸟窝，去操场上组队打球，取而代之的是拿着手机刷视频，说着一些‘芭比Q了’之类的网络用语。”

夏柱智的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，有九成农村留守儿童长期使用专属手机或者长辈的手机玩耍，看短视频和玩游戏是留守儿童主要的上网娱乐方式。其中，近 2/3 的家长认为自家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，其中超过 1/5 的家长认为孩子严重沉迷手机，事态已十分严重。

对于同样出身农村的夏柱智来说，现在孩子们的童年已经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。“手机沉迷现象在农村留守儿童中更为突出，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监管，当下中小学推行‘减负’教育，老师和学生的亲密度已大不如前；再加上 WiFi 普及，手机不需要卡也能上网，对于三观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，沉迷网络更容易，也极易造成心理问题。”

社会学家波兹曼曾提出“童年的消逝”。在夏柱智看来，当代中国城乡，出现了两种童年消逝机制：城市孩子的课外时间多被培训班占据，他们被卷入激烈的学业竞争，是“内卷的童年”；而乡村孩子的课外时间多卷入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，儿童在网络上接触的内容多是不加筛选的，充斥低俗与暴力，甚至有很多三观扭曲的内容，是“塌陷的童年”。

塌陷的童年想要再次重塑，对于家长和孩子都是巨大的考验。夏柱智前年做了一个调查，他发现，在较偏远的乡镇中小学，留守儿童的比例大概是在 50% 左右，而在靠近城市的乡镇中小学，留守儿童的比例在 20% 左右。“因为很多家长意识到了孩子的问题，选择了回乡陪读；而靠近城市的乡村，工作机会相对较多，家长也有条件就近就业。”夏柱智分析。

沉迷现象日渐低龄化

湖北一位中学校长说：“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诱惑，但智能手机时代的小孩好像陷得更深一些。”

这样的观察在多份调研报告中得到印证。《青少年蓝皮书：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(2022)》指出，农村留守儿童上网设备以手机为主，娱乐消遣功能占据主导地位，多数留守儿童上网目的几乎全都是玩游戏，学习助手功能相对较弱。乡村未成年人比城市未成年人更喜爱在互联网上结识新对象，留守儿童与亲子关系不和谐的未成年人更愿意通过互联网交友。

“2010 年之前的农村社会，留守儿童和大自然接触，在村庄生活、交往，在学校接受教育，父母的不在场造成的影响并不大。移动互联网带来了完全开放的环境，这个环境是高度复杂的、成人化的，祖辈监管意识和能力均不足，孩子很容易陷入手机互联网中。”夏柱智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孩子本身的成长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成长路径。

“家庭环境这些年基本没有变化；学校环境中，由于在校时间减少，学校的监管时间和监管力度在下降。”夏柱智认为，社区环境的变化是最大的，“过去，一个村里相仿年龄段的孩子会聚在一起玩游戏，虽然有时候也有一些打闹的情况，但因为受到成人的监督管制，基本上不会出格；但现在，孩子基本已经没有线下的活动了，都聚集在网络社区，他的朋友、他的‘敌人’都在网上呈现，而很多游戏或者短视频中，孩子极端的、猎奇的心态可以得到最大化的满足，对未成年人的三观造成很大冲击”。

某种程度上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之中，霸凌与被霸凌的现象更为突出。

“我们不能相信小孩子会自律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外部诱惑特别大的时代。”夏柱智认为，儿童的成长过程中，会经历自然状态到道德状态的改变，但这需要外部的教化。“比如我们的正规出版物，会限制暴力、黄色等内容，人类的天性会去模仿这些比较刺激的内容，但现在的互联网上内容可以说是鱼龙混杂，监管又非常弱。因此社会学家们普遍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如果不对手机、平板和互联网进行监管，小孩子基本上会废掉。”

在夏柱智看来，当下孩子们对短视频的沉迷比对游戏的沉迷还要严重。毕竟游戏还有许多门槛，而短视频的用户是全年龄段的。而且网络世界宣扬的娱乐化、游戏化的价值观念，如